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二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九

五季



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
玠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晉以杜重

威為

順國

歐史綱目俱作
順德今依通鑑

節度使

安重榮既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國軍以杜

重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

范陽人

為副使瑜為重斂

于民恒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邱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邱知尚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從之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

突厥部人徙太原

為龍武大將軍

彥澤先為彰義

涇州軍號

節度使殺其掌書記張式

決口剖心

斷其式父鐸詣闕訟寃晉主以河陽帥王周代彥澤

彥澤在鎮屠戮無辜凶殘肆惡雖有行陣微勞亦不足以抵其罪晉主僅以降削示罰實為過縱使當時執法不可安有封誥

鎮涇州彥澤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

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從謙兄子上言彥澤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

無不切齒而陛下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罪語甚切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

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
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
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
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漢主龔殂子玠立

漢主龔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

子越王洪昌

龔諸子名俱依歐史輯

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

翽謀

龔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當斫小爾因泣下

欲出洪度洪熙

而立洪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

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龔為人辯察多權術好自矜大嘗謂中國天子為洛

州刺史竈香極麤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用刑慘酷有灌鼻刺舌支解剝剔炮炙烹煎之法或家畜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齋頰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虺也太平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官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

及殂洪度即位更名玠

以洪熙輔政

五月唐以來齊邱為鎮南節度使

齊邱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

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福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邱鎮洪州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是為晉
出帝

遼主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

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

時晉主在鄴都殂于保昌

殿

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

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

禁人偶語初高祖

晉主敬瑭廟號高祖

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

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

口

尤溪口也在延平府南平縣南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

有神降于博羅縣

秦置三屬惠州府

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

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其神神大言

曰張遇賢當為汝主于是羣帥共奉遇賢為主攻掠

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畧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

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

使陳道庠

端州人

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

賢所陷

後遇賢為漢所敗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將邊錫白昌裕屢

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黨大懼執遇賢

以降斬于金陵市邊錫昇州人白昌裕虔州人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

字去取曲

周人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

俟乎與指揮使劉詞

字好謙元城人

帥衆先登拔之從進舉

族自焚

冬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

散蠶鹽

所以襄商

歛民錢言事者稱民生私販鹽抵罪者

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于民謂之
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觔至十錢至是
三司使董過欲增求羨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徵
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
自賣其食鹽錢斂之如故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以為左
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

曦淫侈無度
費用不給國

勾奴在漢胡利
在唐凡與中國
構兵皆害入寇
以中土時方一
統體例同應如
是卽宋室運際
陵夷然自衰欽
以上共主位堯

計使陳匡範增昇高之注以獻賦大悅曰匡範人中
寶也己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
憂死後知其借子良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央州
刺史余廷英貪穢畧人子女事覺下吏廷英獻買宴
錢萬緡職召見曰宴已賈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
獻錢子后未幾遂以廷英為相子是校書郎陳光遠
上書陳職大惡五
十事職怒殺之

晉天福八年南唐李璟保大元年殷王延政天德
九年南漢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鎮春

二月晉主還東京
晉主即位子鄴
都及是始還汴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
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

猶在至而波以
後稱臣稱姓惟
恐不及若仍書
入定則是以君
寇臣以伯叔寇
姓為不經矣我
國家開闢之初
當明末造國政
日非而未及更
姓改物自宜仍
以統系予之至
順治元年文鼎
京師大統已正
然明福王倚于
江寧任延一歲
故綱目三編所

必躬擐甲胄與遼戰于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
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
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
晉帝中國屢說遼主擊晉遼主頗然之晉主聞遼將
南侵還東京然猶與遼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主昇俎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
齊邱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

紀述不遺者明
亡以紀其詐焉
福王考使能喬
發有為見不可
可擬于南宋臨
安之局惟是天
心既已厭明人
事復不能自振
長江不守統系
于是終絕則福
王之所係于明
紀者固不同唐
柱二王之竄徒
無窮从宋末昂
豈之流離感海
此正千古不易

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邊母神氏有寵乘間言

景邊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

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方士獻丹餌之沒成
躁急羣臣奏事往往

暴怒然有論辯中理亦欲容謝之問道道王病霞何
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

尚未能去飢寒飽喜何論
太平凡所賜于皆不受

駕部郎中馮延巳

本彭城
人徒欲

州為齊王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陳覺相結又

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

字益國
扶風人

屢言覺

延巳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

廬陵

之通義也此條
目內舊書遼將
入寇錄龔漢唐
書法不思彼時
中國已瓜分元
解不成正統而
石晉得因之未
又由于以父事
遼及重貴繼立
好事者均以書
臣為恥然稱孫
之表仍無虛曰
以是擄禍卽問
愚族無識之人
以祖宗孫有不
所然而笑者哉

人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疾

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

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

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

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蔚從曰

先帝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

近習奸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

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

是當用兩國互
伐之文書侵以

正其誤且使後

之守器者兢兢

業業不敢失其

統以自取辱殊

不失春秋尊王

之本義云

南唐主以寵姬

一言千預謂之

如棄敝屣可謂

英斷然既有知

子之明乃仍泥

立長之見豈長

於杜漸防微而

止於思深圖遠

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尚書楊思恭

建陽人

為兵

部尚書

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
思恭遣僕射錄軍國事

國小民貧軍旅不息

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

果無不倍徵國人謂之楊剝皮已而承祐上書陳十

事首以兄弟相攻為言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放歸

私第

三月唐主璟立

耶益非道得國者不宜復昌其後於此可以知天道矣

唐主即位大赦改元秘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宋齊邱侍陳覺素厚唐主亦以

為才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盡政事唐人語之五鬼馮延魯字叔

文延巳之弟一名謚查文徽字光慎休寧人

漢晉王洪熙弒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玠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
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
猜忌諸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聾妓娛悅其意
以成其惡玠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
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
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洪熙即
位更名晟以洪昌為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

晟既

立國中議論洶洶循王洪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
外不從思潮等誣洪杲謀反殺之于是晟欲盡殺諸

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先遣盜刺殺之其
後諸弟洪澤等俱見殺而劉思潮等亦被誅

夏四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
民穀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

唐主緣烈祖

李昇廟
號烈祖

意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

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

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

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暹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

夫人屢欲害景暹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圖使

回圖務之使也主典互市回圖務注見前

喬榮既而歸

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以為回圖使

往來販易于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

于獄凡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

言遼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

晉既恃北朝以興豈能相抗遼于晉有德無怨背之實為不祥且爾時並無良將精兵之可恃

而延廣大言不
斷徒貽其君以
負義之辱小人
庸妄悞國頗如
是哉

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
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
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
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取取笑天
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
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
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繫
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

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增兵十餘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為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娶馮濛

定州安喜人

女為

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

至是立以為后頗預政事兄王

字景臣

時為鹽鐵判官

擢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侵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于遼以晉境大飢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頗聞其謀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置晉故城在今

大名府清豐縣西北

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為青陽

唐縣今屬徐州府

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邱樹黨傾之宗
泣訴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忿懣表乞歸九
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
封青陽公齊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
公而憤色益甚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早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
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

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
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飢

甚獨不括民穀杜威

即杜重威避
晉主諱去重

奏請如例用判官

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
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于民復滿百萬斛闔境
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

為觀察使

節度使
觀察

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楚作九龍殿

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身一龍也

先是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故財貨豐殖及是用度不足重為賦歛民多逃亡各失其業又用孔日官周陟職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拔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遨雕竊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存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沙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恆謂客將曰王送欲而恆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希範益怒遂終

身不復
見之

豈本書生不能
竭珂奸偽固具

罪然拒守赴井

尚不失理理之

節徐無黨乃謂

其可賊不賊妾

珂以失貝州不

得目為死事持

論不免矯枉過

正

甲晉開運元年是歲
辰凡六國三鎮闕亡
春正月遼克晉貝州權知州事吳
繼死之晉遣兵以禦遼

遼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

思溫之子

將兵南侵逼貝州先

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

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

河間人

黜之珂怨

望密遣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

吳繼權知州事繼至而遼兵至繼書生無爪牙珂請

效死蠻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遼主自攻貝州蠻
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軍自南門入蠻赴
井死遼遂破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部
署與符彥卿皇甫遇尚山人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決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
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
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

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
侯賈崇叩閣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
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
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

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于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

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于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于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遂罷之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遼

晉主以景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
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
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遼兵至黎陽晉主至澶
州遼主屯元城遼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
兵擊之詔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
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遼于黎陽復遣譯者致
書于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太原奏破遼偉王于秀容遼兵遁去

二月遼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

河陽人

等分道擊之遼兵

敗走

晉博州刺史周儒降遼又與楊光遠通情引遼兵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

遣李守貞皇甫過梁漢章

應州人

薛懷讓

太原人

將兵萬

人緣河水陸俱進遼兵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遼

兵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
口遼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
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遼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
拔之遼兵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

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初遼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

章及敗于戚城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彝起之弟

侵遼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遼知遠屯樂平

注見前不進

三月遼侵晉澶州不克引還

遼主偽秦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邱

在衛輝府落縣詩送子涉淇至

于頓邱即此

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秦虜

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人馬飢疲趙

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

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主從之

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于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

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

亦出陳以待之遼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
遠言晉兵半以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陳畧
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兵稍卻兩軍死者
不可勝數昏後遼兵引去遼主帳中小校亡來云遼
主已得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
遼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以前弒昶

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心疑之

因醉

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

因屬酒屬二人懼曦后李氏悍而酗酒以賢妃尚氏有寵

妬之欲弑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

上殊不平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

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弑曦于馬上召百官告之曰

天厭王氏宜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之重遇乃推

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

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文進殺之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遂稱藩于晉晉以為閩國王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光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晉因遼兵屢至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

延廣搆成逆譽
兵革相尋身肩
尋間既坐視取
城之圍而不救
及軍儲不給括
率民財閭閻驚
擾又復因緣因
利置國是民瘼
於不問其罪是
無可逭乃吾主
若罔聞知方仕
付任以貽殃害
宜其禍不旋踵
也

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

延廣增率十七

萬欲以

留守判官廬億

字子元河內人

曰公位兼將相富貴

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

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

先是詔以楊光遠叛

命兖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則以定私藏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會審信他出拘其守藏吏指取一困已滿其數

六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

使

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又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

字仲寶
長安人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

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

折西河大姓從遠
字可久雲中人

為府州

唐置今葭州
府谷縣是

團

練使

初晉高祖割地以賂遼府州與馬會遼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寔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儀為承旨劉溫叟

字永齡洛陽人徐竹符

武彊人

李澣范質

字文素宗城人

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遼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

恩怨必報人以是少之

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

召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寔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北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遽兵之至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寔無臨制之權空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賊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

泉州永春人

等誅朱文進所

署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

朱文進以其黨黃紹頗為泉州刺史散員指揮使留

從劾謂同列曰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

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

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

夜飲于從劾家從劾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

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

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劾

持州印詣王繼勳

延政族子

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

光遠反則無常
降又非出其本
心留之適以貽
患明正其罪誅
之不為過當而
乃陰遣人殺之
其誰欺乎劉友
益以晉不能明
正其罪例請李
勣國之書盜殺

使陳洪進

臨淮人
家泉州

齋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泉州刺

史從劾洪進皆為都指揮使

文進問黃紹嗣死大懼
募兵攻泉州從劾與戰

大破
之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刳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遼援兵不至楊光遠

遙稽首于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

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

邱濤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刳其父出居私第

是也至承勳劫父以降與光遠之志君而叛者罪逆相等乃殺其父而官其子是何懲勸然五季之亂亦無一可與語倫理者矣

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晉以光遠罪大而請子歸命難于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

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為汝州防禦使後遠主入汴責承勳以殺父斬之

閩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先是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遣行營都虞候邊鎬等以兵擊延政屯建陽

唐相林待詔藏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嘗為賈人習知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遂表請擊延政且言必克唐主從之遣邊鎬以兵從文徽及循伐殷至蓋竹聞泉汀漳三州已降于殷退屯建陽藏循屯即武為民所執送建州而斬之蓋竹鎮名在建陽縣南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即武三國

吳置縣宋改軍
今為府屬福建

及是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

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

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

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

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

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

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遼復侵晉

遼復大舉侵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

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

太原人

為鄴都留

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

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遼主以大兵繼至建牙于

元氏晉主憚遼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于是怙懼

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酉開運三年是歲凡五
己國三鎮殷改稱閩而亡春正月遼兵至相州引還晉

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

陽景延廣守胡梁渡

在衛輝府滑縣東北是

遼侵邢磁洺三州

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

于相州安陽水

即洹水注見前

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

容彥超

吐谷渾部人

將數千騎前覘遼兵至鄴都遇遼兵

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兵大至二將謀曰

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

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遼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而還俄而遼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爾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其受之藉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遼兵解去遇等乃得還遼亦引軍還其衆自相驚曰

晉軍悉至矣時遼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

揮使黃仁諷將兵衛之賞林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

言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唐兵屯赤

嶺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拒之列柵
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
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
不可不萬全而復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
唐戰望敗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
召泉州兵分守要害 赤嶺在建寧府崇安縣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

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

知遠為晉都統
撥兵太原龍其
竊議所及于時
勢非不洵然

未聞一言為晉
畫策蓋以意在
自圖故安心坐
觀成敗則數語
非私慮之乃深
幸之也其後抗
顏改號稱帝猶
假出迎壽陽謬
為不忘故主掩
耳盜鈴其能市
名欺世乎

患況不勝乎

遼克晉祁州

唐末置今屬保定府

刺史沈斌

下邳人

死之

遼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
之遼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遼兵急
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
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
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爾終不效
公所為明日城破斌自殺

晉以馮玉為樞密使

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

太原人

皆挾

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維翰政事李崧
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

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彥韜少事閻竇為僕夫後隸高

祖帳下有罷于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
至于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帝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
文官何所用且欲
澄汰徐當盡去之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

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

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

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執漢真斬之

卓巖明無他方畧但于殿上喫水散豆作褚法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已而仁達使人殺仁諷由是兵權盡歸之因大閱將士刺殺卓巖明白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人貢于晉唐以仁達為節度使

遼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遼兵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

遼置晉為保州今直隸保定府是

降之取滿城

唐縣今屬保定府

獲遼二千人取遂城

唐縣故城在保

定府安肅縣

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主還至虎北口

即今

古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兩崖壁立舊有營城據山巔

聞晉取秦州復擁衆

南向約八萬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

在保定府

完縣東南後漢書郡國志蒲陰縣有陽城即此

遼兵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

餘里遼兵踰白溝

河名其上流為巨馬河出易州涿水縣至定興新城為白溝河其下

流逕雄縣為會同河入于淀

而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

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遼軍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

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遼主坐奚

車

奚人所造之車

中命鐵鷄

遼謂精騎曰鐵鷄

四面下馬拔鹿角而

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將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

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

與戰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

殉國乃與張彥澤藥元褐

并州晉陽人

及皇甫遇引精騎

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遼兵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

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兵呼聲動天地遼

兵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

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黃不能

復上委棄馬仗蔽地遼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

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定州遼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將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每遼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

杜威貪殘畏懦
無益于國而有
損于民晉主即
不能明正刑章
亦豈可復按節
鉞且維翰數言
于其後比之降
遼引寇逆料不
爽而晉主情然
因覺方以密親

殘弊為衆所怨又畏遼之疆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

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

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

後患晉主不悅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

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

辭位

先是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及是威
令長公主自求天雄節鉞晉主從之

六月晉遣使如遼

遼連歲南侵中國疲于奔命邊民塗地遼人畜亦多

為無異志獨忘其父之于後庶乎然晉已負唐而欲望威之必不負晉捨之好還之道亦不然矣

死國人厭苦之舒嚕太后謂遼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于遼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遼謝過遼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晉以遼主語忿

謂其無和意乃止

秋八月甲子朔日食

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疑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

之

晉主自邺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周工數百期年乃

成乃又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帛者陛下親禦胡

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

旨往往賜東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厭

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

迎益有寵有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

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賂遺輻輳朝政益壞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

閩自王審知據福建至延政降唐凡七主合六十年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

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

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人

上元

先登遂克建

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

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

至是縱兵焚掠建人失望

延政至金陵令唐主以為羽林之大將軍斬楊思恭

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冬十一月晉桑維翰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考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

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丙晉開運三年是
午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宋齊邱為太傅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于景達曰宋齊邱先帝
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為之言于唐
主曰齊邱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乃
以齊邱為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

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

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高越

字冲遠幽州人

上書指延巳兄

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戶

初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給事中常夢

錫領之專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

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于是稱疾縱酒不復與朝廷事

嚴

續字興宗可求之子

二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從効表聞于唐唐召繼勳還金陵以從効為刺史後

從効兄從願復取漳州唐不能制乃建清源軍于泉

州以從効為節度使從効遂據泉漳

從効勤儉養民部內安治每歲

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

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

莫州清苑人

叛降遼

定州西北有狼山

在易州西南亦曰即山其上
有西水及姑姑窩等寨

土人築

堡于山上以避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

術惑眾遠近信奉之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

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

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遼絕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
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城自保遼人入境師衆邀擊
頗獲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遂為羣盜懼為
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討
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
于遼請為鄉導以入晉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
以萬數盜賊蠱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
于邊方簡執之獻于遼延翰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

凶飢引遼南侵宜為之備

六月晉復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初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至五千匹晉朝忌之徙鎮邠州又徙陝州歲中入為待衛都指揮使暉

乃厚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羌胡作亂

党項拓跋彥超

最為大族暉在鎮留之州下賜予禮厚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鎮而縱之王今温代鎮不厚撫羌胡以中國法純之諸部怨皆叛 遂有是命

暉在道擊敗彥超遂入靈州暉撫綏邊部凡十餘年

恩信
大著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莘縣

注見前

廣四十里自朝城

注見前

北

流

嗣又溢歷
亭等處

八月晉臣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遼知遠與郭威

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
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還于內地晉主遣使發
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
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唐攻福州不克

初唐人既克進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
陳覺請自往說李仁達必令入朝宋齊邱亦薦覺可
使唐主乃以覺為宣諭使厚賜仁達仁達知其謀見

覺詞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自恥無功至建
州矯詔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
主以覺專命大怒羣臣皆言兵業行不可止唐主乃
以王崇文為招討使覺延魯魏岑為監軍使又命留
從効王建封以兵會攻福州仁達遣使乞師于吳越
吳越王佐令統軍使張筠以兵三萬救之會唐兵已
入福州外郭吳越兵至禦之不利唐諸將爭功進退
不相習仁達固守第二城攻之不克

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遼十一月至瀛州與遼戰不利而還

先是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

馮玉李崧命杜威致

書延壽延壽復書乞發大兵按應

至是遼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

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

且言城中遼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

己為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北可取馮玉李崧信之內應

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與晉主議之以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為之副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

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慙慙豈可復假以
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
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定安關
南次復幽燕盪平寨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
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
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威守貞會兵于廣晉而
北行

威屢使公主入奏請並兵由是
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十一月至瀛州

城門洞啟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遼將高謨翰先

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
威等引兵南還

遼大舉侵晉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遼
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後晉

自高祖至出帝凡
二主合十一年

遼主大舉侵晉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
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遼可破之狀威等乃
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遼夾滹沱而軍遼恐晉

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

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

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

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

槁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應夜募壯士斫營而入表

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威不可穀遣出

督懷孟軍糧遠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

一名迪里罕罕札達魯之子考五代文翰號阿巴入汴後李崧為製姓名曰翰遠史外戚表太宗入汴賜

賜后族小漢曰蕭翰所載各不同按廸里舊作敵
烈罕札舊作寒真達魯舊作敵魯阿巴舊作阿鉢以

上是今並改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

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怵
懼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且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
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
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
為遼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
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主方在苑中調

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
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
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
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
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諾遣清與
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遼軍小郤諸將以大小軍繼
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
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

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爾衆感其
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遼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
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遼人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
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遼威潛遣腹心詣遼主
牙帳邀求重賞遼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
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
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
陳于外軍士皆踊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

途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
振原野遼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
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遼主至恒州城下
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

先是遼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璘固守拒之遼主每

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拒至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遼主欲遣遇先入太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郭璘邢州人
遼主引兵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

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彥澤倍道疾驅
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
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
入城中大擾晉主于宮中起火自携劔驅後宮赴火

為親軍將薛超

遼州平城人

所持俄而彥澤傳遼主與太

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

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

表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
感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

妻馮氏舉族而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實奉
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

傅住兒入

宣遼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淹泣使
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以晉主命召桑
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于馬前揖
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于汝侍中當
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
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公領大鎮握強兵何乃負恩

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

彥澤自謂有功于遼所
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

笑之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于溝瀆而不
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

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請誅彥澤事具前

彥澤遷晉主

于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所上遼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于李筠筠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

國寶異遼復任用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遼主云其自經遼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遼降遼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觀迎于郊外遼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

延廣延廣見遼主于封邱遼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
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
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
乃鎖之

丁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
未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漢興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
遼主德光八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遼
主伏路側請罪遼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

于封邱門外遼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遼主遣
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
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
後入日暮復出屯于赤岡

在開封府
城東北

先是張彥澤與

晉閭門使高勲不協及引遼入汴殺勲叔父及弟至
是勲訴于遼遼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
投牒疏彥澤罪遂與傅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勲監
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詬罵以杖

扑之勲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鬻其

肉而食之遼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

驛名今為鎮在開封府祥

符縣 夜扼吭而死

遼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故城在今奉天府開原縣遼史

地理志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征渤海還至此有黃龍見城上故名後廢

遼主使還晉主及其家人于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

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凍下餒太后使人

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

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

得食既而遼命遷之黃龍府

考通鑑以黃龍為即慕容氏之和龍城蓋因南

史謂北燕馮氏為黃龍國故引之不知燕之和龍在

遼水之西遼之黃龍在混同江之南其地相去甚遠

向史所謂黃龍國者蓋亦一時漫語

未嘗實指其地不得引以為據也

遼以李崧為密樞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遼主引兵入宮諸門皆以遼兵守衛磔犬懸羊皮為

厭勝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

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遼主素

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

守太傅于極密院祇候

道之入朝也遼主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之

癡頑老子遼主喜又嘗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外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教不得惟皇帝救得時人

善其言遼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皆上表稱臣惟彰

義節度使史匡威

建唐之子

據涇州拒遼而雄武節度使

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遼分遣晉降卒還營

從古第一無恥者莫如馮道時人善其言不過以其說辭止殺耳然彼時打甘殺者自若何專為之止恭哉則道之俳語仍為諷諷之意而時乃建之豈不大誤

初杜重威

重威在晉避晉主諱名威至是復舊名

既以晉軍降遼遼主

悉収其鎧杖貯恒州驢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

己而南及河恐其為變欲悉以明騎擁而納之河流

或謀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

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遼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

陳橋會久雪凍餒咸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

之遼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說之

延壽曰帝皇親胃矢石以取晉國欲

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遼主變色曰朕舉國征南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昔國

延壽恃晉歸還
特為說說非望

其勦尚陳橋降
卒數言無戲音
或以為乃心北
朝亦除為晉軍
釋長平慘毒可
云小人一節之
善大知運主必
不久處大梁延
壽方意而到罪
國入已擇握持
從精是以外結
人心且自張羽
翼其為運為晉
之論何異疾人
說夢耶

而有唐西有蜀常為讐敵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
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兵
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
乎遼主曰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以戍邊則
吳蜀不能為患矣遼主曰昔吾失子斷割恐以唐兵
援晉既而反為仇讐今卒入吾手豈可復留以為後
患乎延壽曰蜀留晉兵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
悉徙其家于恒朔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
乎

遼主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
遷從者百餘人遼遣三百騎接送又遣趙瑩馮玉李

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

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傾貲以獻晉王至

中度橋

舊在正定府城東南跨滹沱河上

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

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遼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遼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

兵食遼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

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遼主謂判三司劉
昫曰遼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
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
皆迫以嚴誅民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
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遼皆思逐之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遼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面行
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入得吐谷渾財畜由是

富強步統至五萬人晉主與遼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末嘗論諫遼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遼入援之志及

聞遼主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

字秀峰安陽人

奉

表稱臣遼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柅虜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

既而

遼主以知遠親望不至使謂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孔曰官郭威言于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夫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咸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輕動且觀其所利止于得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

其去然取之可以萬全 王峻劉知遠
各言契丹仍依當日原文書說具前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于遼又遣使詣河東勸
進唐主立其弟景遂為太弟

唐主立其弟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景達為齊王子

冀為燕王

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
規諫景遂方與客博玩玉杯弗之顧易怒

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
欲客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室室近侍
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詣之熊景達屢
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
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
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

論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搆禍福所繫成下
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
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張易子簡能收縣人

唐遣使如遼

唐主遣使賀遼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遼主不
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遼帥
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于唐唐史館修撰翰熙載
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
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

以為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遼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遼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于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遼主負約心快快乞為皇太子遼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今為延壽遷官時遼以

從當因好燕王
時經畧中原所
過推括拉朽幾
于大業可成乃
前入大梁即燕
用通天冠絳紗
復呼仗闕門請
袍從事指淳龐

四狗浮豎非問
切所宜抑且忘
本不祥天道厭
之宜其未及茲
殊遠摠多故也
共後金元皆感
以土改正易服
一說殘棄舊章
不旋踵請史
不可不戒也

恒州為中京張礪奏延壽中京留守事大丞相錄尚
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遼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
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
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

弘肇

字化源鄭
州滎澤人

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

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

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
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
衙楊邠魏州冠氏人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
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遂即位自言
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言
諸道為遭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

晉縣今屬山西平定州而還

時知遠自將東迎故晉主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

兵戍承天軍

注見前

而還故晉主既出塞遼人無復供

給至錦州

遼置今為府屬奉天

令拜按巴堅墓故晉主不勝屈

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故晉主俱自殺不果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

遼主聞知遼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時遼主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

其麾下殺之妄作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遼兵數百據州自稱留後己而陝晉潞州皆殺遼使者奉表詣晉陽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
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
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
悅

澶州賊帥王瓊攻遼將朗烏

舊作郎五
今改正

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朗烏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
瓊帥其徒千餘人圍朗烏于牙城遼主聞之懼遣兵
救之瓊敗死然遼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遼以李從益為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夫人明宗女也淑妃請大梁會禮遼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于洛

遼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羣盜陷宋亳密州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遼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難制如此亟遣泰寧安審琦彥武寧符彥

御等歸鎮

三月朔遼行人閣禮

唐故事天子正殿謂之衙衙有仗便殿謂之閣其衙便殿也自正衙

喚仗由閣而入有官侍朝者因隨之人見謂之入閣

遼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遼者

遼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

遼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舒

嚕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遼主后自輸以蕭為姓于

是遼后族皆稱蕭氏

說已
具前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擊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

即白龍江別
名在福州府

城南海岸泥淖須布竹筴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筴不

得施馮延魯欲縱其登岸而盡殺裨將孟堅之曰浙
兵至此已久求一戰而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
死于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

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
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
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
仁達舉所部授之

後仁達為吳越成
將所殺夷其族

遼主德光發大梁

遼主發大梁晉文武請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
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
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

死無恨矣

至相州梁驛乘城拒守連攻之及城陷盡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遺民僅七百

人而鬻之至十餘萬連主見所過城邑邱墟謂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汝亦有力

馬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

劉崇為太原始此

夏四月晉以劉信

漢主從弟

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

樞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

魏州南樂人

為三司使

晉以蘇逢吉

京北長安人

蘇禹珪

密州人

同平章事

時制度草創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與禹珪同在中

書決事多違舊制而逢吉尤納賄賂謗者謹沸

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

避晉主名也

置永安軍于府州

注見前

以從阮為節度使

遼侵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

并州人

守嵐憲

憲州唐末置治樓煩故城在今忻州靜樂縣

遼昭義節度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又晉主遣史弘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為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為

嵐憲都制置使知遼聞遼主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
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遼兵勢

晉以武行德

太原榆次人

為河陽節度使

遼以船載晉鎧杖汴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
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
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
臣之衆以為然即相與殺遼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
送耿崇美之洛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

奉蠟表詣晉陽晉主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遼王罔之款曰

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因人打草殺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唐流陳覺于蘄州馮延魯于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以

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

字君章建安人

對仗彈馮延魯魏

岑曰延魯已延魯岑覺四人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

斥忠良引用羣小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魯岑猶在

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貶江州

司士叅軍流覺于蘄州延魯于舒州

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蘇軾載

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卽廷己為之陳請故

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惠師者

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

但罷廷己為太弟少保取奉太子洗馬照載屢言宗

齊卽黨與必為禍亂齊卽奏熙載嗜猶狂狂貶

和州司士叅軍徐鉉字昂臣揚州廣陵人

遼主德光殂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遼主至臨城得疾至殺狐林

在正定府樂城縣西北王初學曰村民于林中

射狐殺之因名

而殂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

謂之帝羝趙延壽恨遼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遼

永康王鄂約

東丹王托允子托允入中國曰李贊華為唐廢帝所殺鄂約立追謚讓國皇帝

元

按鄂約舊作
欽今改正

以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以為主延

壽不知自稱受遼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

供給鄂約與諸將同鄂約銜之

遼主喪至國舒嚙太后不哭曰侍諸郎寧

一如故則

其汝矣

五月遼鄂約執趙延壽而自立

鄂約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鄂約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

鄂約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
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
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後數日集番
漢之臣于府署宣遼主遺制即皇帝位即而鄂約以
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舒嚕太后之命

內不自安乃勒兵歸以滿達勤

德光從弟舊
作麻答今改正

為中

京留守

鄂約之即位舉哀成服尋即易去以見羣臣
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于內及歸晉文武

史卒皆留恒州獨以
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晉主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

鎮魏知遠欲自石會

闕名注見前

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

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

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

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

相繼歛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

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

守

楚王希範卒

諡文昭

弟希廣

字德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
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
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最長請立之劉彥瑤李弘皋皆
欲立希廣拓跋恒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
不然必起爭端彥瑤等不從稱希範遺命共立希廣
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遼將崔廷勳等遁去

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
少欲召還使問之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
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崔廷勳耿崇美

奚王伊喇擁衆北遁遼人在河南者相繼引去

弘肇
為人

沈毅暴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
所遇犯民田及擊馬于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
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及汴兵
不血刃皆弘肇力也知遠由是倚重之

遼將蕭翰剗李從益稱帝于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

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

翰矯遼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

妃從益匿于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帝帥

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

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為

從益衛而行

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前所

通分當滅七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
吾母子為意眾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諸營與燕
兵併力擊守一月北致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
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
更為計畫則禍及他人閭城連炭終何益乎眾猶豫
拒守三司使劉審父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
復受圍一月無焦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
太妃處分 劉審父字求益幽州文安人 從益乃

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

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蕭翰至恒州與滿連勒以鐵騎圍張瑒之第執而鎖之瑒抗聲

曰欲殺即殺矣以鎖為足少慎意而死

六月吳越王佐卒

護志

弟侗嗣

從益知南朝軍
國事由通商為
之勢不由已其
于後漢亦並無
名分之嫌必當
如宋之妹張氏
高也知遠曾身
事明宗至此其
無一盂麥飯之
念洞陰狼狽且
其及已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遼補署者

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

沙北郡人
家太原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

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

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自遼逃歸

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遼主鄂約幽其祖母于木葉山

注見前

遼舒嚙太后聞鄂約自立大怒發兵拒之鄂約以偉

王為前鋒相遇于石橋太后以李彥韜

時從晉主北還隸太后麾下

下為排陳使彥韜迎降于偉王太后兵敗鄂約幽太后于按巴堅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

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侵

唐以季金全為北面招討使

唐主聞遼主德光殂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畧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降遼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
受遣子質于滿達勒求援滿達勒遣其將楊衮將遼
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
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時兵荒之餘公私匱

竭王章自漢主罷不急之務省
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

閏月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恒州將何福進

河南人

李榮

太原人

逐遼將滿達勒遣使降

漢

滿達勒貪猾殘忍民間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

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常疑漢兵稍稍

廢者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

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

李榮潛結軍中壯士奪守門者兵因突入府據甲庫

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遼人戰榮召諸將

并力指揮使白再榮

史不詳何所人

狐疑軍吏逼之不得已

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滿達勒等大驚

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
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朔遼人自北門入勢復振漢
民死者二千餘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
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
千譟于城外欲奪遼寶貨婦女衆懼而北適滿達勒
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即朗合馮道等四
出安撫兵民以再榮位在福進等上乃以為權知留
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

赴之

再榮貪虐漢人嘗事滿達勤者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謂之白滿達勤已而漢以再榮為成德

留後尋為即度使踰年始以何福進李榮為刺史

八月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令命使者逐捕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劉彥瑠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彥瑠白

希廣遣指揮使周延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希萼
求還延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允寧分潭
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嘗為希萼詞
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
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
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遼漢更據中

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九月漢以竇貞固

字體仁同州白水人

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達吉其次誰可者達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

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
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澶魏
勞軍

冬十月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

字元輔

叛降于蜀

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為漢所容遣使降蜀

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都城下舍于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
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不若緩之行彼食盡自

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轍行周行周泣訴于執政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于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初遼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于繁台

在開封府祥符

縣東南九域志本梁孝王吹臺其後有繁姓居其側人遂以姓呼之之下至是張璉將

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

什七八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
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貨籍之
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
往擲瓦礫詬之

十二月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承訓孝友忠厚達于從政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

汾州平遙人

叛降于蜀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侖而立其弟俶

字文德

侖性剛嚴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侖惡

之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侖與指揮

使何承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

親兵戎服入見侖叱之不退猝愕

言侖倉猝驚愕

趨入義和

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

于俶因帥諸將迎俶于私第稱侖之命承制授俶鎮

海鎮東節度使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

兄終弟及雖微
權而不親于正
未聞兄在而弟
可以代其位者
况謀出奸臣廢
立乎淑既能與
進思立的始出
視事則其進退
尚非不克自主
者乃承訓請除
元惡則以反脅
伏誅而進思脅
則故君竟以合
容廢法使非德
德其授立之功
何用刊軒輊乃

賢路進思許之椒始視事

椒遷徐于衣錦軍遣都一
薛温將親兵衛之戒之曰

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既而何承訓
請誅故進思椒惡其反覆殺之進思屢勸椒殺徐
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不從進思乃
夜遣其黨二人踰垣而入徐闔戶大呼温聞之率衆
而入斃二人于庭中以告椒椒大驚曰全吾兄
汝之力也由是並忌進思進思憂懼疽發背死

戊申

漢乾祐元年二月德帝承
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

邢州人等經畧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
貢訴稱為堯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齊藏

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畧關西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

兩況衣錦車之
遷誰寔使之臨
行之教戒丁寧
持外博交愛虛
名其心則不可
問也使非薛溫
斷故傲其能死
篡逆之罪耶

趙延壽暮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蜀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漢主許之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兩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遲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漢主更名高

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不侯李恕反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

拒之恐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

魏州人

首請自文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

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珪聞匡
贊已入朝欲引歸景崇邀敗之張虔釗至寶雞侯益
拒之虔夜遁景崇追敗之于散關

漢主高祖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
得奉辭雨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

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
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
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二
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侯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兵益曰臣欲誘致而殺

之耳漢主哂之益富于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遂以益行開封尹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侯益盛毀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于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既入

城即大譟持白挺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
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
之具皆備景宗諷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
之以王守恩建立之子為永興時改晉昌軍為永興節度使趙暉為
鳳翔節度使以景宗為邠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遼將朗烏滿達勒掠定
州而遁

初遼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及北歸徙方簡大同

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察遼攻之不克未幾遣使歸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朗烏聞鄴都平常懼華人為變與滿達勒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秦州刺史每遼人南侵遇方簡兄弟輒避之凡州縣陷遼者復為漢有矣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

之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
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
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
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
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乃罷
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

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
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
夜不息門下偕總倫以街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
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守貞
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

陝州平陸人

將兵西據潼

關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

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于邠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五月河決魚池

即魚池口在衛輝府滑縣西南

六月戊寅朔日食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

仍牒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招遠

成都人

知樞密院事

招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

孟知祥廟號

愛其敏

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皆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遼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

青州人

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

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寔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遼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已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于威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于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

度使扈彥琦

代州雁門人

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

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

前守貞將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威自陝州白

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守

威撫養士卒與

同苦樂小百功軌厚崇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負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遠忤不怒小過不

貴由是將卒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

或婦心焉

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
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
之剗長濠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偃旗仆鼓但循
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
于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于是守貞如坐網中
矣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宗于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景宗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宗退

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掇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于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鷄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

鷄思謙引還

既而景崇復告急于蜀蜀主再遣思謙救之思謙進屯散關擊敗漢兵趙暉告

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至華州聞蜀兵以食盡引去遂還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

卒德長

知留後

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

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

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

臣甚謹而二弟嶼義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

翰林學士陶穀

字秀寔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

先為崧所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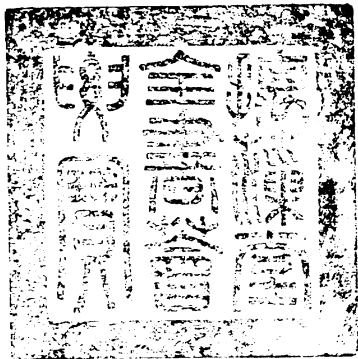
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及三叛

連兵羣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
如皆專殺不請雖奸盜屏跡而寃死者甚衆李興僕
夫葛延遇被興杖責遂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
告興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興自誣云與兄弟及
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
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字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
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寃之自是士民家皆
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制

延遇澄後周廣
順初始伏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九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江連

謄錄監生臣申慤